

大家辦合作

〔道 情〕

孫謙等 編劇



東北書店印行

大家辦合作

(道 情)

常功 胡正 孫千

張朋明 集體創作

大家辦合作

1948.12. 初版

著 作 者 常 功 胡 正 孫 千 等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 店 瀋 陽 馬 路 麗

分 店 哈爾濱 長春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承德
佳木斯 安東 鞍山 四平 北安 熱東

哈.10000

大家辦合作

(道情劇)

人物：

王志衆 合作社的主任，四十歲，忠厚誠懇。
馬會計 合作社的會計，五十多歲，小心謹慎。
白油子 合作社的採買，二十多歲，好吃懶做，流里流氣。
田有寬 三十多歲，農村積極份子，辦事果斷。
田 妻 二十多歲。
二 嬸 四十多歲，田有寬的叔伯嬸子。
寧 喜 六十歲。
小女子 十幾歲，寧喜的孫女。
三十二 二十多歲，有點冒失。
劉 五 二十多歲。
疙 疸 二十多歲。
張六兒 二十多歲。
劉二貴 近三十歲，小商人，近視眼。
雨 生 二十餘歲。

第一場

(王主任上)

王：(七錘子起板，唱七字調) 鷄叫了三遍東方亮，合作社的王志衆起了床，我這裏上前來開門兩扇，(繞板) 取出那餅子洋旱煙，燒酒罐子搬上櫃，再把那棗兒豆腐齊擺上。(流板)

(田有寬梢糧食上)

田：(唱十字調)十月裏天氣涼下了霜，沒有那棉衣穿心裏慌，
田有寬梢穀米進城去，糴了米要買布縫棉衣。我家離城四十
里，來回八十里真熬死人，前面那王家莊有合作社，繞幾步
到那裏看上一看，假若是有布就用米換，沒有布我再去到城
關，正行走我這裏抬頭看，王家莊不遠在面前。(切住)

王：(白)有寬『拜識』(註一)幹甚去？

田：就到合作社來，(田進門，王幫田放下口袋。)咱們合作社
有布嗎？

王：布？沒，你吃煙吧。

田：怎麼，咱們合作社連布都不賣？

王：聽說布價不穩。

田：不穩怕甚？天涼啦，誰家都要穿布，今天你能買四五個布來
，不到天黑我保險你賣完。

王：(點頭)的確，這幾天家家都要穿布……

(馬會計一面扣扣子一面上)

馬：哈哈，田家塔田有寬來了，幹甚？

田：買布。

馬：沒啦布，到城裏去吧。

田：(放下煙袋)你們在，我就走了。

馬：不多坐一陣？(王幫田梢上糧食。)

田：在吧。(出門)以後頂好還是販些布回來。(下)

馬：(打掃桌凳，整理貨物，猛然記起)夜天二喜拿了一匣洋旱
煙，還沒啦記賬呢。(記賬)

王：二喜又欠賬了？

馬：噫。

王：以後可不能再欠賬了，如今賬欠了幾千，一個都收不回來！

馬：(點頭)噫，(計算賬)王主任，這是怎麼鬧的？咱們的貨

總是賣不出去，合作社開得連個生意舖子都不如了！

王：總得想些辦法。咱們這是合作社，是給大家做生意，給大家賺錢。（想）快過年啦，年貨得早點辦上些，還能賺些錢。

馬：嗯。

王：這幾天買布的人可多啦，咱們合作社也該販些布賣。

馬：布倒是快，就是價錢不平穩。（數餅子數目，對賬）

王：不平穩也不怕，少賺上幾個不要緊。

馬：或許不至於賠本，王主任，咱們今早吃甚？

王：你看吧，有甚就吃甚。

馬：還是吃稀飯吧。

王：行。

馬：我就做去。（下）

馬：（在後台叫）油子！油子！

油：（在後台）幹甚？

馬：起來，快吃飯啦。

油：再睡上一陣陣吧！

王：（向內）油子，你還不起床？！

油：嗯，起——

王：唉，（踱起步子來）好難呀！

（七錘子起板，唱十字調）王志衆我這裏自思自想，合作社辦的好不興旺。一不爲好吃偷懶不動彈，我和那貿易局常有來往。二不爲裝了腰脹目不清，王志衆辦事情正大光明，我一心爲大家辦好合作，可是呀看現在不成樣子，照這樣辦下去無有出路，好些事我還得費心思量。

（白油子上，眼皮未睜，仍帶睡意，紮上褲帶，隨便扣了幾個扣子，打了個哈欠，摸摸帽子）

王：才起床？

油：夜黑了睡得太遲。（蹲到凳子上，偷拿了一盒洋旱煙，劃洋

火點燃。)

王：又抽紙煙了？

油：我夜天進城買的，你也吃一根。(遞一支給王)

王：(未接紙煙)油子，你今天再進一回城吧。

油：幹甚？

王：到貿易局，問劉局長販上四五個布回來。

油：販布幹甚？

王：咱合作社賣麼。

油：哎，販布不頂事，這些時布價不平穩，一下子跌下來，那可死下人啦！

王：這幾天買布的人可不少，今早一開門，田家塔的田有寬就揹穀米來，要換些布呢。

油：布不保險，賺不了幾個錢。

王：老百姓都緊用布，就是少賺幾個錢也不怕！

油：如今咱們買布遲了，再有兩個月就過年；不如辦些年貨回來存下，過年時候賣，保險賺他幾個。

王：你還是進一趟城看一看吧！

油：我家今天吃油糕，我想回家去看一看。

王：糕都沒吃過？

油：只就悞今日一天，悞不了甚事。

王：這也是工作麼，悞一天就有一天的事。

油：(不高興地)一天的功夫還那麼着計較，實在……

王：(生氣)那麼由你！

油：我明日去，明日一早就去。

(劉五提油瓶子上)

王：劉五來了，吃煙。

劉：你吃，(不要煙袋)今日我，馬駒，六孩變工打場，吃油糕，有油沒有？

王：咱這裏沒油。

劉：前幾天你們不是說倒些油回來？

王：還沒倒回來，再有三五天就倒回來了。

油：劉五哥，你才『日怪』（註二）哩！咱們合作社有的東西你偏不買，沒啦的東西你就三番五次的要買！看一看咱們這餅子，多大，多重，只要十塊錢。

劉：（拿起餅子看了看摔下）吃不起！（要走）

王：劉五，坐一陣吧。

劉：不。（下）

王：再等幾天來買吧。（自語）哎，老百姓要的東西咱們就偏偏沒啦！

油：咱們有的東西，他就偏偏不買！單和人找麻煩。

馬：（在後台叫）王主任，油子，吃飯啦。

油：甚飯？

王：稀飯炒麵。

油：你回去吃吧，我在前面照着。

王：（看了一遍貨）好。（下）

油：（自語）整天假吃穀米，噫……（拿了一個餅子咬了一口，倒了一壺燒酒，吃喝起來）

（劉二貴梢貨包搖『不浪鼓』上）

貴：（唱七字調）劉二貴向前行，心裏不斷想事情，家裏有山地十五垧，破窖一眼把身存。自幼識下幾個字，能打算盤記賬本，到大吃了生意飯，梢上貨包串小村。各村鬧起合作社，小本生意難謀生。如今天冷布最快，販布是件好事情。因此我到合作社，去找油子走一程。

（白）油子。

油：二貴來了，來，來。

貴：你發了，燒酒餅子的！

油：給你吃上兩個。（拿兩個餅子給劉）

貴：（接過餅子，用近視眼看看）不要我出錢吧？

油：不，這一回算我請你，你來幹甚？

貴：咱們兩個夥買的那些布怎麼辦呢？

油：布還是存下不要賣，如今一共有幾個？

貴：五個。

油：存下它！

貴：存下不怕？

油：你才是，太看不遠了！如今布缺，咱們再能存上它一個月，一個布保險能賺五個白洋。

貴：就是怕布到那時候便宜了。

油：便宜不了，我整天價在城裏頭跑，還不如你！有便宜的風聲咱們就賣了它。（想起一件事）二貴哥，我看咱們兩個的生意還要往大裏鬧，再買上五個布存下它，一定賺錢。

貴：可不敢，油子，這一下弄不好，那咱可賠不起！

油：看把你怕的，我保險賠不了。（耳語）

貴：我可是膽小人，真的，想不遇到我就不敢動手。

油：不怕，我今天就進城，到貿易局去拿咱們合作社的名義買布，一定比平常人買的便宜。

貴：（想）可要想得週週到到的。

油：沒錯，你如今有多少票子？

貴：票子也沒啦甚。

油：你看這個人，我又不用你的！

貴：不用？上一次買布你不是借了我五百塊票子。

油：我給咱們跑腿，你多出些錢怕甚？

貴：怕是不怕，你老是說沒啦用過我的票子……

油：算我用過你的，反正咱們弟兄兩個，還分什麼你我。

貴：可要快還我那五百塊票子哩！

油：還，誰敢不還你。今日呢，要買布就得再拿些票子。

貴：票子只有一千五。

油：拿來。

貴：（小心地將票子拿出，仔細數過）給。

油：（接過錢，一面數一面說）布還是存下不要賣了！

（馬會計上）

馬：油子，快回去吃飯吧。（看到二貴）二貴來了。剛才是說甚來？二貴，你買甚他不賣給你？

貴：沒甚，你們在。（欲走）

馬：不坐了？

貴：不了。（出門，不放心地屈指計算，搖着『不浪鼓』下）

馬：油子，飯給你留着，快回去吃吧。

油：不想吃。

馬：（發現桌上短了餅子）你又吃餅子來？

油：噢。

馬：餅子是賣的，你先自家吃了！

油：反正都是要到肚裏頭去。馬先生，記到賬上。

馬：王主任清早說啦，誰也不能欠賬。

油：不記你說怎麼辦？爲了這一點事，咱們兩個還去打一回官司？

馬：誰和你去打官司？

油：那就對啦。我腰裏也沒一個錢，記上，明日我有了……還你。

馬：自開合作社以來，你的賬還沒還過一回哩。

油：還是記上吧。馬先生！（馬無奈記賬，白油子吸煙）

馬：（數煙）紙煙又短了一盒。

油：噢。

馬：你吃了？

油：管他呢，記上吧！

馬：噠。（記賬）

王：（上，擦了擦嘴）油子，快回去吃飯吧。

油：不想吃。

馬：吃了六個餅子，賬也上了。

王：又上賬了？馬會計，以後無論他是誰，都不能上賬，天王老子也不行！

（唱雙十字調）合作社本是爲大家辦事，任何人都不能要私情。從今後再不能往外賒賬，以前的外欠賬也要弄清。爲大家辦事情要盡責任，做買賣私自用都應公平。

馬：（接唱雙十字）王主任說的話句句是實，爲衆人辦事情要憑良心，辦的好辦的壞還在其次，銀錢事不糊塗一清二白。

油：（接唱急板）你們說不賒賬咱就不賒，一個人拗不過你們兩個。給別人辦事情不比自家，又何必那樣的囉哩囉索！哼！

（切板）

馬：（白）王主任，咱們自家合作社的人能賒欠不能？

王：不能！

馬：對。

王：整天的欠賬，快把合作社欠倒塌了！

油：王主任，我今兒還是進城去給咱買布去。

王：今日去？

油：吃了公家飯，就得給公家辦事情，甚時用甚時方便。

王：馬會計，取上三千塊錢給油子，再給貿易局寫上個介紹。

馬：對。（先將錢給白油子，又記賬，寫介紹）

油：（裝錢，忽然發現一信）王主任，這是我那一回進城去遇見區抗聯老張，哈哈，他給你的信。

王：這灰後生，（看信上日期）五六天了！你怎的這時才拿出來。

油：哈哈，忘毬了！不要緊吧？

王：不要緊？叫今日到區上開會，檢討合作社的工作。

油：對麼，剛剛好就是今天去。夜天給你也不頂毬事！

馬：給，進城去的路條，介紹。

王：快收拾去吧。（油接過路條介紹）

油：我走了。（下）

王：快走吧。（自己也收拾東西）

馬：王主任你幹甚？

王：到區上開會去，今日天不早了，到區上還有三四十里路，馬會計，你好好在家照護着門，我也許趕天黑回來。

馬：好，好。

王：我走了。（下）

（馬看看無人，嘆了口氣，閉門收拾東西下）

第二場

（田有寬之妻手拿鞋底上）

妻：（唱七字調）適才間做好了飯，到門口去看一看，一打早他去買布（繞板）到此刻不見回還。

（二嬸上）

嬸：（唱七字調）我婆子真是難上又難，十月間沒有件棉衣穿，清早起出門來銀霜滿地，到黑間西北風吹的骨寒。

妻：（白）那是二嬸？

嬸：有寬家，你幹甚？

妻：看一看我『那』回來了沒？到我家坐一陣！（二人進家）

嬸：有寬那兒去啦？

妻：買布去啦，一打早就走了。

嬸：有寬家，你家的簸箕在不在？我用一下。

妻：你要簸箕做甚？

孀：你看，如今十月天了，我還換不轉『季』。要碾些米換個布穿。

妻：噲，人們如今可都等着用布啦。你等一下，我給你尋去。

（田妻下，田有寬夾布上，三十二在後跟上。）

三：有寬，那兒去來？

田：進城換了幾個布。

三：城裏布甚行情？

田：可貴啦！（二人進家）

孀：有寬回來了。

田：二孀串來啦。

妻：（上）怎麼才回來？早就把飯做上等你咧！

孀：你買了些甚東西？

田：布，還有給寧喜叔捎的一包煙。

孀：布甚行情？

田：（做手勢）×（註三）千多。

妻：多長的？

田：四八布。

妻：咱家換了多少？

田：二斗半換了××。甚的東西也是缺者爲貴，如今正是換季時候，城裏頭買布的人可多啦，人擠得『疙擁疙擁』的。我先到幾家字號裏，那些灰生意人簡直想吃人咧！要×斗穀米換××丈布。

孀：怎這麼貴？

三：這些私自抬高市價的買賣人非處置上幾個不行！

妻：那你是在那裏換的？

田：後來我就打聽，人們都說合作社的布便宜，我就去了，果真便宜，買賣做的又和氣。

(劉二貴上)

貴：有寬，城裏買布回來啦？

田：劉二貴，來坐吧。

貴：噢，我看這布，（用近視眼翻來覆去的看布）甚行情？

田：×千。

貴：（看田手勢驚喜）×千？！

三：怎，比你的布貴賤？

貴：不離乎，差不上下。（自語）要是多存上些布那可……

三：可是能多賺錢麼！

妻：你的布賣完了沒？

貴：沒。

妻：怎麼人家盡買布的，你的還沒賣了？

貴：這——這幾天忙，過幾天再賣吧。

。（寧喜上）

寧：有寬回來啦。

田：寧喜叔，來坐下。

寧：你給我捎的水煙呢，多少錢一包？

田：（將水煙遞給寧）這水煙可沒買好，寧喜叔，我在那家字號裏買的五十元，後來到合作社買布問了一下，合作社只要四十五，我想再退吧，已經買來了。

寧：合作社賣的便宜呵！

田：人家那合作社可紅火咧，我聽那主任說，人家不光是給老百姓賣這些東西，布啦、油鹽鹼……還教婦女們紡線，沒啦花的領上回去紡下再換布。

衆：可是辦的好呀！

婦妻：還教婦女紡線織布？

田：（唱十字調）人家的合作社辦的不賴，老百姓需要的樣樣都

賣，有布匹有油鹽，要甚有甚，價錢小看利少東西實在，做買賣公平對人和氣，最要緊處處是爲咱打算，開辦紡織訓練班，貸棉貸花解決困難。

嬌：那可好了，我倒是會紡，就是沒啦花，也沒啦車車，紡不成。

妻：要是咱們有這樣一個合作社教人紡線線多好，咱家倒是收下些棉花，可是咱不會紡，眼看有棉花弄不成布。

田：一年家盡拿糧食換布，也得些糧食哩！要是婆姨們學會紡織，咱們多種上些棉花，把這個穿衣問題解決了，那咱們的光景可就更闊好了。

妻：咱村裏不是也有個合作社，我看咱家入股的那二十塊錢又是冤出了。

田：哼！咱村的合作社要是有布，我倒不用來回八十里的進城啦——悞一天工。咱們合作社不賣布，人家賣的是燒酒餅子洋旱煙。

三：合作社裏還有我的股子，我看咱們提個意見討論一下，合作社要是這麼辦下去那可不行！

妻：討論也教人紡花織布。

嬌：咱們婆姨們都能紡花織布就好了。你們去討論吧，叫合作社給咱們割車車開棉花。

三：咱們老百姓用甚，合作社就辦甚，這才叫解決困難，像如今這樣，不如趁早『打折』（註四）了。

貴：合作社是公家的生意麼，像油子那樣幹手，準能賺錢。

田：公家的生意？還有我的股子吶。光賺錢不能給老百姓辦事頂毬甚！

三：真是，咱們用甚，他偏不賣甚，真氣肚子……

寧：我看合作社就是『白作社』，闊上多時啦，甚毬事也不頂，入上的股子那就頂上了布施啦。

田：咱們給王主任提個意見，也叫他販布。

貴：這陣布正貴着哩，合作社買布非賠不可！

三：（有點生氣）不叫合作社賣布，只你一個人獨賣？！

貴：叫我一個人也顧不過來。

三：你想的倒好！

田：不單是賣布，還要鬧紡織。我看咱村這合作社，得好好的整頓才行。

貴：真是，你們就不知道做生意的門道，現在快過年了，販上些燒酒，棗子花生，香表紙砲，保險能賺錢。

三：那咱們就『赤着肚子』光喝酒吧？

妻：那還成個世界！

寧：不是我反對你們後生們，像油子那後生，流里流氣，唉！成不了個『氣候』！（註五）

田：油子不好，咱們可以推翻了他！

貴：爲甚推翻人家？

田：爲甚？就因爲他不好好的給咱們幹麼。

貴：我看你們就是甚也不逞懂，灰拾翻。

三：（立起）你這是幹甚？竟說這號灰話，你不是破壞吧？！

貴：我破壞？

三：你這不是破壞是幹甚？

（唱急板）我說你是破壞你不服氣，你這人一肚子自私自利，你的那鬼主意我都明白，合作社辦好了你不願意。

貴：（接唱）三十二你不要破口傷人，合作社好不好與我無干，我不過按情理就事說事，你這樣胡亂說於理不端。

三：（白）我看你和那白油子就……

貴：你說怎？……你可不能誣賴好人呀！

寧：走毬吧，二貴！（推二貴下）

三：你不要裝孫子，你的那些底細，那一天不高興了全給你抖露出來。

（後台小女子叫：娘娘，回來吧，）

嬌：噢，（正要走出，又返回）唉，人老了盡忘事，有寬家，簸箕。

妻：你看我也是盡顧說話。

（二嬌拿簸箕下）

田：走，咱們找農會幹事商議去。

妻：你怎麼就走？跑了一天還沒吃飯。

田：提意見要緊，回來再吃吧。

妻：我給你拿個窩窩去。（下）

王：（在後台叫：田有寬，田有寬在家不在？）

田：在，（王上）啊，王主任來了。

三：怎家天黑了才來？

王：今天到區上開了個討論合作社的會。

田：討論了些甚的事？

王：討論了一下，咱受了個批評。

三：因為甚？

王：咱合作社大的方向上有毛病，沒走對，沒啦真正為咱老百姓解決困難！

田：（點頭）這批評的對。

王：要我回來馬上就通知各村開社員大會，提意見，選上代表，討論咱們合作社以後怎麼辦。（對三十二）你就去和你村農會幹事商議一下召開社員大會吧。

三：對。（下）

（妻拿窩窩上）

妻：王主任來了，（給田窩窩）給。

田：不用了，把咱的白麵『和』上，給王主任做些飯。

王：不用了，有寬。

妻：好多天王主任也沒到咱村來，吃上些再走吧。（下）